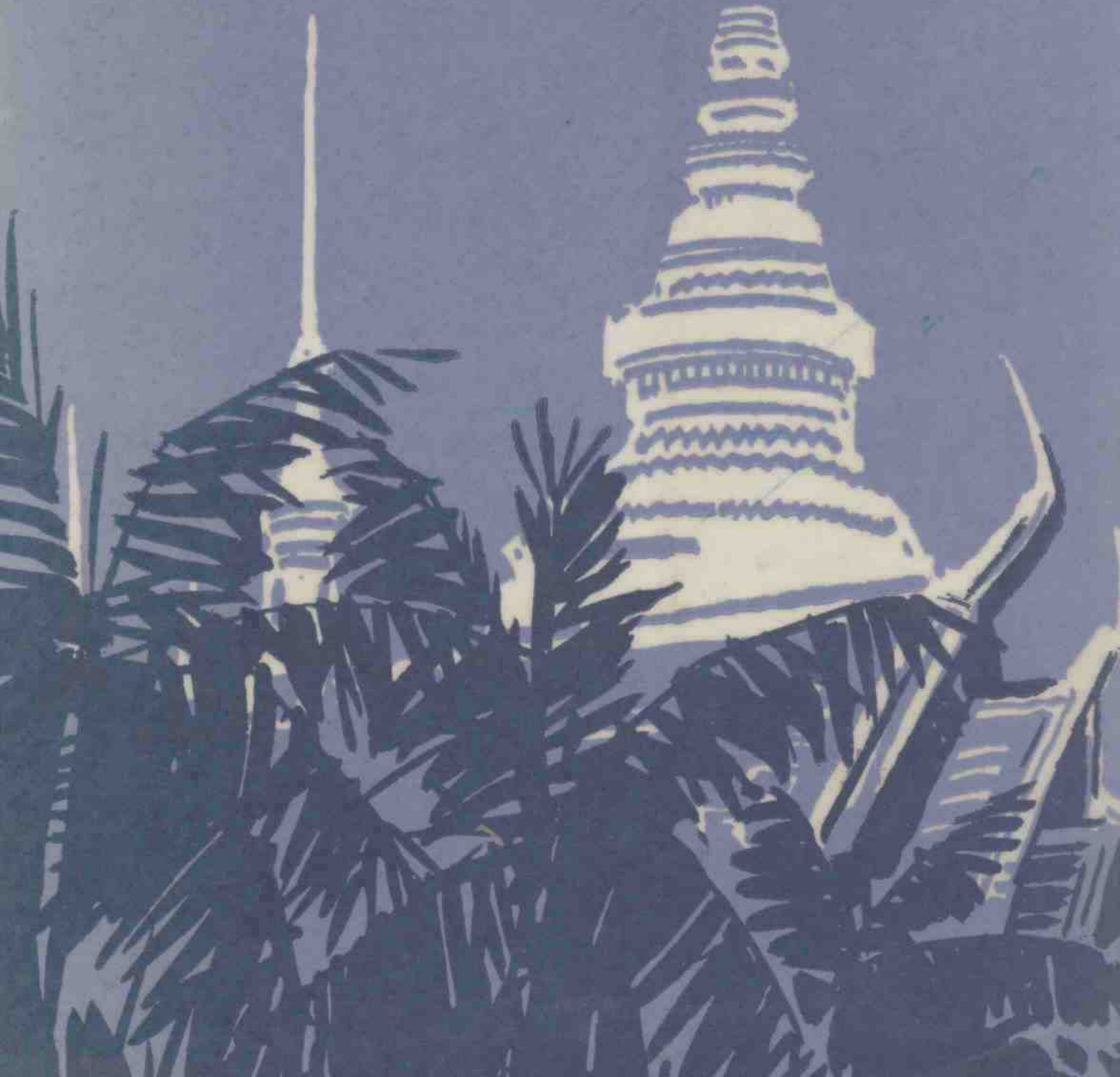


· 世界文學選譯 ·

在祖國土地上

(泰)奧·鄔拉功等著

沈 逸 文 譯



世界文學選譯

在祖國土地上

(泰)奧·鄔拉功等著

沈逸文譯

目 錄

在祖國土地上.....	1
底層的溫情.....	16
窮與富.....	25
誠實的呂老師.....	38
一個女工的秘密.....	49
報人的榮譽.....	59
在荒林裏.....	71
在法庭上.....	83
新開墾的土地.....	92

在祖國土地上

奧·鄔拉功

卡妮莎達悲傷地別轉過臉去，她不忍眼見那個年僅三歲的男孩子，由於呼吸阻塞，而兩隻小手正在急促地亂捉亂抓，那種充滿着掙扎和折磨之苦的情景。她的臉龐，像孩子的母親一般的蒼白；她的兩手，冷冰冰和濕滿着汗水。儘管如此，當她的視線跟屈膝跪在一旁的他拉的眼光碰上時，她立刻感覺到那溢滿在自己心中的憂鬱，如果跟顯現在他拉臉龐上和眸子裏的神情比較起來時，實在微不足道。——豆大的汗珠，佈滿在他拉的嘴角上；他的眸子，顯示替孩子擔憂着莫大的痛楚；額上和頸上的血脈，可怕地突了出來。他把顫抖得很厲害的手，伸上前去碰觸孩子的母親的臂膀，一面輕聲地安慰幾句。

「明姑，堅強一點罷。」他好像在竭力使聲音不致發抖，「也許威斯醫生會趕得及回來！」

那放在門旁避風之處的油燈，發出暗淡的燈光，屋子大部份都籠罩在黑暗中，還有幾個小小的男女孩子，神情抑鬱、沮喪地靜坐一旁，大家都臉色蒼白，而且不想接觸任何人的眼睛。三月初的熱風，把油燈的火燄，吹刮得上上下下地跳動閃爍，有幾次要滅熄似的，這種情景，跟身為母親的女人，那種充滿着痛楚的感覺十分

相似。他拉知道得很清楚，雖然見不到她一滴眼淚，但在她的心靈深處，對眼前這個正遭死神以鎖鏈攫奪生命的兒子，那最深切的愛，却是怎樣兇厲地在折磨着她。當他拉瞥見從那對眸子裏所發出的光芒的剎那間，和從那堅決地緊閉的嘴唇上，使他拉感到陣陣心痛。

「明姑所知道的，也許跟我和卡妮莎達所知道的一樣！」他拉一想起這些，心頭便不覺一震。

熱風依然不停地吹刮進來，卡妮莎達退開站在一面關閉的窗前，接着，他拉亦站起身，靜悄悄地走上前去。短促的咳嗽，和因呼吸困難，使孩子掙扎得鐵青着臉。從這些情狀看來，似是聲帶和氣管都已受到了炎症的侵襲。當跟心愛的人對視時，他拉悲傷地發出一個微笑。

「沒有希望？」卡妮莎達輕聲問。

他拉以充滿疲憊的眼光朝孩子再瞥了一眼。

「你已十分清楚了呀，卡妮莎達。」他拉放低聲音，和微微搖着頭說，「這當兒，小鈴所患的白喉症，不只需要抵抗白喉症的注射藥，——僅這些藥我們已沒有，而小鈴所需要的，是不止這些呀。他還需要給他切開氣管的醫生。需要特製膠管，作為代替氣管呼吸之用。……可是，這些東西我們哪裏有呢？而且在這種時期，還有其他的希望嗎？」

卡妮莎達握緊着手。

他拉默默地從窗子朝外面那漆黑的天空眺望出去，接着以愁苦的聲音說道：

「我今天才感到十分遺憾呀，卡妮莎達；我不能像

人家一樣修完學程，成爲醫生出來社會服務。如果我能像人家一樣成爲醫生，我一定會醫好小鈴的病，使他脫離折磨之苦，而不致像我們現在這般束手無策，冷冰冰地瞧着他單獨步上死亡之道。這對我來說，跟眼見一個毫無抵抗的孩子，被狼心狗肺的強盜切下一片一片的肉，而不能救援沒有什麼分別！」他靜默了一會兒，眸子裏煥發出勇敢的光芒：「卡妮莎達，如果小鈴能保住性命而繼續長大下去的話，他爲什麼必須以生爲泰人一份子的資格，而對國家負起責任？但却缺乏同等的資格，向國家要求應得的權利呢？對於這個問題，我現在才感到不解，實在十分遺憾呀！」

他拉的聲音有點粗暴起來：

「卡妮莎達，我的意思是指什麼，你不是已明白了嗎？你也許曾見過女大學教授卡奧特·康威斯的那套戰爭雕刻品，其中一幅題名『犧牲』的雕刻像吧？那就是我所告訴你感到不解，和爲那不解而感遺憾的事呀！那是一幅雕刻着一個身爲母親的女人，多麼悲傷地閉着眼睛，伸開手把懷中的孩子遞送上前去的圖像。它清晰地昭示，我人爲了爭取應得，而且政府認爲合法的權利，而必須付出多麼高昂的犧牲！這是有關生命的呀，卡妮莎達，『那孩子是國家的』，每一次都有這樣的藉口發生。……」他拉悲傷地笑，一面指着小鈴那充滿折磨之苦的掙扎情狀要她看，「但且瞧瞧屬於國家的人的生活吧，究竟是處於怎麼樣的狀態？怎麼樣的窮困貧乏？而政府却一點兒都不曾給予關懷、照顧！你也許已見到，卡妮莎達，在這樣的村莊，在這樣的區域，和在這

樣的縣份裏，有什麼稱得上是政府賜給人民的所謂服務？不必要求豐衣足食的美滿生活，只希望每一個生命不致飢餓，不致遭受那沒有醫生醫治的病痛侵襲，而能像政府不覺汗顏地經常提過的那樣過着起碼的生活罷了。不，從不曾有過，實在的呀，卡妮莎達，我深感詫異，既然政府不必負起這些責任，我們還要政府來幹什麼呢？」

那不幸的孩子響起了短促和嘶啞的咳嗽聲，卡妮莎達滿臉憂傷，她把嘴唇咬緊得自感疼痛。他拉兇厲地微笑，他舉起手把嘴角上的豆大汗珠揩去：

「誰應負起小鈴喪生的責任，還不是政府嗎？嗯，……卡妮莎達，你知道嗎，這當兒，我希望擁有另一種神奇的權力，使我的呼聲，得以傳進每一個窮困貧乏的泰人的耳神經裏。如果能成爲事實，我要怎麼辦呢？就告訴他們呀，卡妮莎達。我要告訴他們每一個人道：那所謂政府，是指由每一個人組合起來的社會機構而已；這個機構，是爲了替羣衆社會執行工作而成立起來的。在這個涵義之下，政府必須執行的唯一工作，便是利用國家各種豐盛富饒的資源，致力於搞好國家社會。換一句話說，即是每一個生命都有權利向國家要求一切，使那生命得以生存，不須爲用品和食品的問題而感到擔憂，俾能依照那個生命所具有的習性而繼續工作下去，而且，如果政府拒絕，或不能那樣做時，由每一個羣衆所集合起來的那個社會，便有權利揭竿而起，推翻那個機構，把那個機構踢倒下去，重新建立一個符合他們意旨的機構！」

三月的熱風，把燠熱的暑氣打從窗隙和門縫吹刮進來，卡妮莎達舉起那有點兒發抖的手，捏緊他拉的臂膀，悲哀地瞧了他拉一眼，然後別過臉，把視線投向前面，那條在星光閃爍下顯得濛濛亮的公路上，她焦急萬分地竭盡自己的視力眺望遠方。她用似乎耳語的聲音說道：「這當兒，威斯哥理該回來了！」

他拉舉起手來撫摸面額。

「這是小鈴的最後一線希望！」他疲憊地喃喃：「如果威斯醫生不在今晚離開山林趕回家來——他本該在這時回來了，那麼，除幸運之神賜給小鈴繼續生存下去外，似乎沒有什麼希望了！」

「唉，多可憐呀，小鈴！」卡妮莎達滿臉悲傷，「如果你誕生於曼谷，你一定不會受到這樣的折磨！」

他拉痛心疾首地大笑：

「還有千千万萬碰上不幸，而不能夠誕生於曼谷的孩子呀，卡妮莎達！而且每一個孩子的處境，都跟小鈴沒有多大分別。病痛嗎？沒有錢找醫生和買藥；不僅這樣，連醫生都找不到，藥品都買不到呀！饑餓嗎？沒有足供身體營養所需的糧食，每餐都是白飯和蔬菜、辣椒醬。渴望求學嗎？但總不能如願以償，頂多就是讓你修完小學四年級，而且自古迄今，一直以來總離不開五十個學生只有一位教師，和在佛寺的涼亭坐在地上上課的情景。唉！卡妮莎達，你一定會由於此刻能親眼見到泰國的真實情況，而像我一樣的感到莫大悲哀吧！這些情況，跟你曾一度認為那璀璨的曼谷便是泰國的觀點，不是相差了十萬八千里嗎？」

熱風暫停吹刮一會兒，從那由大木段搭成的牛欄裏，發出了一陣牛嘍聲，而薪木堆中的火烟，正接近滅熄。月亮慢慢地從叢林後面升高上來，它的圓度，巨大得多麼神奇；而且它的光輝，却像那間死神正在以鎖鏈攫奪一條弱小的生命的房子裏，每一個人的心一般的冰冷！他拉和卡妮莎達，都靜悄悄地把眼光投向前面那條在月光照射下漸漸地明亮起來的公路上。大家都默然不語，直至從遠處隨着風兒的吹刮而飄來一陣宛似馬跑的聲音清晰地響了起來；俄頃，便聽見接連響起清脆的槍聲。

「是什麼呢？他拉。」卡妮莎達緊緊握着他的手，臉上顯出吃驚的神色。

他拉搖着頭，臉不改色地說：

「也許是警察射擊那被他們認為是壞人的人，也許是前面的村子遭打劫；但別去關心吧，卡妮莎達，槍聲對於泰國來說，並不是新鮮的東西。——依照正確的涵義，我是指那不是曼谷的泰國，不是府治的泰國呀！」

卡妮莎達蹙緊着眉頭，他拉在聳動着肩胛。

「你感到詫異嗎？也許不錯，因為你是曼谷人。但無論如何，卡妮莎達，如果你有機會像我一般在這裏生活，看到這裏的每一個泰人日常生活的一切實況時，你將不會再產生那樣的感覺。別誤會，你千萬不可把野蠻的行爲歸於這些羣衆，那並不是他們的過失呀，卡妮莎達。因為在饑餓的逼迫下，在要把那日夕壓緊在自己身上的枷鎖擺脫的掙扎下，人們是能够什麼都幹得出的，儘管那是違背自己的理想，而壓根兒他們也不願意那樣

幹的！有什麼奇怪呢？」他拉再聳動兩肩，「既然政府不幫助他們，他們就必須尋求自助。而且絕無疑問，當處在死亡邊緣的人，爲了繼續生存下去，他們一定是不會有所選擇的呀！……」

他拉的聲音驀地中止，他突然轉過身去，當從那不幸的孩子的母親口中發出第一次驚呼聲時，他拉疾步上前扶起孩子。眼前的情景，在明亮的油燈光，和那扇門兒的巨大黑影之下，小鈴的臉色，越來越變得青黑，熱得燙手的軀體，顯示體溫正在高昇；微弱的脈搏，劇跳得差點不能計算。下脣一帶和脖子兩邊紅腫，由於呼吸受阻塞，兩手憑空亂捉亂抓地掙扎。……

「小鈴！……」他拉的聲音，嘶啞得連卡妮莎達亦差點認不出；幾個靜坐在黑暗中的孩子，開始發出輕微的啜泣聲。

當這個不幸的孩子的生命，正處在最後一秒鐘的時候，緊急的馬蹄聲響了起來，而且漸漸接近前來。他拉的眼光，像卡妮莎達一樣驀地一亮；娘明握緊着手注視他拉，大家的眸子裏煥發出一種希望的光芒。

「明姑，我們還有希望！」他以近似叫喊的聲音說，「也許是威斯醫生剛好及時回來。」

他拉驀地站起身，一躍朝屋前的走廊跑了出去，一匹馬兒已快跑到門前來了；他拉歡欣地跑下梯階，跑上前準備打開門兒。

「威斯醫生！」他雀躍地高喊。

可是，不見所希望得到的回答。當一眼瞧清馬上的人時，他拉的背脊好像被電流觸中般，驟然起了一陣麻

痺，而且兩手冰冷。眼前的人並非威斯醫生，他跟威斯醫生那肥矮的軀體大大不同。他個子瘦削、結實、身上的衣服骯髒、破碎，他驚懼地頻頻回顧後面。

「我的天呀！」他拉悲傷地低下頭來：「唉，小鈴，你爲什麼這樣的不幸呢？」

正如他拉所預料一般，當那匹馬兒要打從自己所站的圍籬門前經過時，可沒有放緩步伐。天上的月亮，被飄來的雲團遮住了，一會兒，只剩閃爍的星星，放射下朦朧的光芒。儘管如此，他拉仍瞧見馬上那漢子的右手裏，握緊一柄閃閃發光的手槍。

「歹徒？」他邊喃喃邊仰起臉來，再凝神注視了一眼。可是，當那漢子驚懼地朝他瞥來一眼時，他的整個軀體却不覺一震，而像神經失常的人般高聲喊道：「帕蒼醫生！」

馬上那瘦削結實的漢子，緊張地爲呼叫聲而掉過頭來瞧，他拉匆忙跑出圍籬門外去，但剎那間，他却爲眼前的情景嚇了一跳而驚叫起來。因爲那匹馬兒錯踏中一塊石頭，使背上那漢子失勢彈開，而跌落下路旁的地面上。

他拉一躍衝上前，他以強壯的手臂扶起那瘦削結實的軀體，他聽見從那漢子的嘴裏，發出一陣好像強行抑制痛楚的聲音，雖則手裏仍握緊那柄相當大的手槍。圍籬門前佈滿着白蠟花而顯得一片白皚皚，並且在初夏清爽氣氛中散發出陣陣芬芳的氣味。就在這些星星的柔和光輝之下，他拉第一次見到，這個漢子的左臂上，染滿着殷紅的鮮血。在緊張的神態中，他拉聽見那漢子發出

一聲招呼：「他拉！」

這冷冰冰而遲鈍的聲音，跟四年前外科手術室裏那位帕蒼·訕拉耶吉披唐醫生的聲音，一點兒都不會有別呀！

兩對充滿感觸的眼光，緊緊地互盯在一起，就在那一秒鐘中，他拉認為已明白了一切。

「還有一公里半便到邊疆，你可否給我分出一點時間？」他拉支支吾吾地說。

「警察正在後面追趕着我。——幹麼？有什麼事需要我嗎？」那位醫生揚起眉頭，一面竭力支撐起身子站立起來，一面舉起染滿鮮血的左手抓緊馬韁。

他拉焦急地跟着挪動步伐，緊緊地捉住朋友的臂膀：「愛友，一位十分可愛善良的農家兒子，他患了白喉症呼吸受阻，已接近死亡了，他正迫切需要像你這樣能幹的外科醫生，以便幫忙給他切開氣管……」

個子瘦削結實的醫生的牙根，咬得高高地隆起，他以疲憊的眼光，朝那剛剛經過來的路上瞥去。

「他拉，警察正在後面追趕着我而來呀，」他輕聲地說，「但比這些更重要的是，要從哪兒得到儀器呢？」

他拉的眼光不覺又亮了起來。「威斯醫生的儀器箱在這裏。」他歡愉地搖動着帕蒼醫生的臂膀，「威斯醫生進山林裏狩獵，他的妹妹卡妮莎達暫宿在這兒，她來了曼谷已快一週了。」遠處傳來馬蹄聲，打斷了他拉的說話。他拉焦急地朝朋友那嚴肅的臉上一瞥：「警察？」

帕蒼·訕拉耶吉披唐醫生點點頭。

他拉的兩手濕滿汗水，他咬緊牙根。白蠟花頻頻發出濃郁的芬芳，隨着那不停地吹刮的風兒瀰漫四週。月亮打從那掩蔽的雲團中露出臉兒，公路那邊的盡頭處漸漸明亮起來，——明亮得足以瞧見一羣馬隊的出現。他拉的腦子裏一片紊亂，他朝帕蒼醫生那張嚴肅得近於變成兇惡，而且好像正要下決心的臉上瞥去。就在這剎那間，他拉把帕蒼醫生的手緊緊握住。

「帕蒼，先進去屋子裏去。」他拉說，「並告訴卡妮莎達，至於你的事，就交由我來處理吧！」

帕蒼醫生明白一切地看着他拉，他冷冰冰地微笑，朝自己那染滿鮮血的臂上一瞥，然後遲鈍地說道：

「這對你的生命，是有危險的呀，他拉！……………」

「管他呢，爲了先顧及孩子的生命！」他直截了當地說，一面從朋友手中解開馬韁取過手來。

「他拉！」醫生輕聲地喚着。

他拉大笑着踏上馬鐙，一個翻身躍上馬背，然後回過頭來。

「別爲我担心，這區域的每一條路我都熟悉。進屋子裏去執行你的任務吧，並且暫在這屋子裏躲避一下，直至我回來；你一定會得到安全的。」他朝那對眼睛瞧個滿眼，眸子裏煥發出一種異彩：「請允許我有機會負起這項光榮的任務吧！別誤會，我並非單指那個孩子的生命，我的意思是指那些陷在窮困苦難的泥淖裏，每一個泰人的生命呀！愛友，我深懂得帕蒼·訕拉耶吉披唐醫生的名字，是衆多充滿着窮困苦難，和處在毫無代價的繁重勞動的，每一條生命的希望，和引以爲榮的；

儘管此刻他正在受到那被錯誤地援用的法律的權力所通緝！進去吧，愛友，我也許會死，但那是不要緊的。因爲你才是應該生存下來，——應該爲了每一個泰人而生存下來的！」

他拉猛拉馬韁策馬跑開，後面響起了追趕者的呼喝聲和開槍聲。他拉心中暗自發笑，他自言自語道：

「追來吧，狐狸的爪牙們！」

高空上的下弦月的光輝，照射在那條通過他的田園後端，而顯得白濛濛的公路上，此刻正充滿着威脅和血腥的追趕。當要策馬經過自家園地之前，他拉再朝那打從薪木堆中升起朵朵白烟，靜悄悄的豬寮和牛欄投了最後一眼；他緊緊地盯視着，好像要對它們加以追悼似的！盤繞着朽舊籬笆的白花藤，飄送上陣陣芬芳的氣味，他拉把那香味吸個飽，他不禁感到詫異，今晚的白花藤的氣味，竟是多麼的芳香，跟他曾俯下頭去，珍惜地吻着插在卡妮莎達頭髮上，那朵小小的白花藤的芳味不同！

「卡妮莎達會怎樣想呢？」他拉禁不住想起。

「帕蒼醫生呢？」他再思忖。

那當兒，白色的雲團已完全飄散了，只剩下月亮兒孤單單地高掛在那藍色的天空上，因此，那條公路遂顯得越發明亮起來。他拉開始感覺到，在這樣顯露的公路上騎着馬兒奔跑，實在是很危險的。最低限度，他已成爲子彈的明顯目標了。更甚的是，他所騎的馬兒，亦已開始滿身大汗和頻頻喘息了。當然，牠的疲累，就意味着步伐的遲緩。當聽見追捕者再發出幾響槍聲時，他拉不禁咬牙切齒。毫無疑問，那些子彈並非爲了恐嚇

而發射，它是攫奪正被追捕者的性命；帕蒼醫生那濕滿了鮮血的左臂，至今仍如在眼前！他拉發出一個淒厲的微笑。

「爲了愛友！」他暗忖，眸子裏煥發出異彩：「爲了小鈴，與及爲了那些乏人照顧，而過着窮困貧乏的生活的泰人同胞們，自己甘願隨時奉獻出生命！」

他拉把嘴角上的汗珠擦去，那微笑仍在跳動着。他深懂得帕蒼醫生這次被追捕的原因是什麼。當然，當革命者在一羣享有權勢者觀念中，有若妖魔鬼怪時，帕蒼·訕拉耶吉披唐醫生，是絕對不可能存在這片泰國土地上的。因爲那班權勢者，總會得意洋洋地給意見相左的對方加上這項罪名，以便把對方從自己執政的圈子裏加以清除出去，有如這時刻正在發生一般。他拉還清清楚楚地記得佛曆二四九二（一九四九）年二月杪，各家日報上大字標題的新聞，一次大規模的排除異己的掃蕩搜捕，在那時候發生。好多位重要的政治家，在多麼殘酷的情形下喪生。搜捕的工作，仍在繼續地進行；而且，在那些黑名單中，包括了帕蒼·訕拉耶吉披唐醫生的名字在內！

他拉記得他對那新聞，一點兒都不會感到詫異。他深懂得，當泰國還被那羣自認爲，他們已處在優越的地位，不該有任何變動的少數人物所佔領時，任何具有不同意見的民衆，一定必遭殘酷迫害，帕蒼·訕拉耶吉披唐的名字，一定會出現在那些被迫害者之中。他拉相信自己的想法絕對可靠，帕蒼醫生跟同業的朋友們迥然不同，不只這時刻，當還是醫科學生時期，帕蒼醫生已表

現出好多種與衆不同的見解。從那些見解中，已充分顯出一位青年人那堅決的意志，——一位渴望見到人類社會，能擺脫那種貧富懸殊的不平等情況的年青人！

槍聲又響起來，這次，子彈打從他拉的耳邊擦過。他拉咬牙切齒，這種東西，就是不願改變立場，一直忠於己自的理想的帕蒼醫生所獲得的報答。那希望見到全國同胞過着幸福生活的理想，却得到子彈、鮮血、和死亡作爲報答！啊，這就是泰國嗎？

左邊出現了一條小路，那是一條沿着環繞高岸河邊，而通過曠林直達盡頭處的邊疆的牛車路。他拉把馬兒稍一勒住，接着，下決心離開大路轉進牛車路。

「只一公里路不到的路程罷了！」他忿怒地暗忖。

這條路也許太狹窄和沿着高高的河岸，如果追捕者先行安排下計謀，派一部份力量在路的盡頭那邊截住時，這就是意味着絕難避過迎面碰上的危險。

「就試冒一次險吧！最低限度，這些林子也許會幫助我，不致成爲剛才那樣明顯的目標。」他再暗忖。

他的馬兒雖則充滿了疲憊，但仍飛也似的朝前面直衝過去。從路旁雜亂地伸長出來的梓樹枝上的紅葉，不停地飄落下來。在牛車路的轉彎處，出現了一條天藍色的水道，水面上閃爍起一陣一陣像幻景般的銀色波紋。他拉發出一個悲哀的微笑：

「究竟是什麼原因，國家的土地和資源被一小撮人物巧取豪奪地佔爲己有呢？這些土地和一切資源，本該用於大衆社會的公益方面，有如這道河流之長久以來被人民所使用一般，才合理呀！」

「帕蒼，你說的一點不錯，泰國的情狀，毫無疑問，是萬二分需要重新改革的！」

他拉再策馬加速步伐，馬兒有如離弦之箭似地向前飛過去。呼、呼、的風聲，朝他的臉龐迎面吹刮過來；而追捕者的聲音，似乎已漸漸遠去了。他拉的眸子裏充滿着希望的光輝。當馬兒正朝彎路跑去的時候，他的身體離開馬鞍一點微傾向前。

然而，就在剎那間，當他拉向前面瞧去時，却不覺冷徹心脾！

出現在前面的是三個身著制服的人，並排地騎在橫阻於路中的馬上，當肩抵住散彈槍，冷冰冰地在等待着他。槍管發出閃爍的光芒，每一個人的食指，都伸進去扳動槍揷，接着，子彈朝那有如闖進獵人環套裏的小兔子般斜衝過來的目標一齊發射出去。沒有喊聲，沒有哼聲，人和馬碰上子彈的撞擊力而告彈開，有如一片被狂風所吹刮的灰塵般，從高岸上朝河中跌落下去！當每一個人都聽見那軀體碰觸水面之聲的整個時間裏，大家同時聽見一個充滿着萬分痛楚的聲音響了起來：

「帕蒼，這片祖國土地，就寄託你看管吧！」

月光把暈輪撒下水面上，它的光輝慘淡和肅殺，好像爲了一條性命在那兒多麼可憐，但却十分自豪地完結而隨之黯然哀悼似的！

作者簡介：奧·鄔拉功，泰國已故著名年青作家，一九五一年一月因肺病逝世，時年二十七歲。

奧·鄔拉功曾先後在醫科大學及法政大學攻讀，後因病停學